



新 生 代 都 市 爱 情 小 说

草木 著

# 北窗游客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纸风船”系列小说

# 北窗游客

草 木

经济日报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窗游客/草木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10

(纸风船系列小说)

ISBN 7-80180-111-3

I. 北... II. 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379 号

---

主 编 董懿娜

## 北窗游客

---

|        |                                                                  |
|--------|------------------------------------------------------------------|
| 著 者    | 草 木                                                              |
| 责任编辑   | 杨 阳                                                              |
| 责任校对   | 马 青                                                              |
| 出版发行   | 经济日报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邮政编码:100054)                                     |
| 电 话    | 010-63567683(发行一部)63567690(策划)<br>010-63588447(发行二部)63567687(直销) |
| 网 址    | edp.ced.com.cn                                                   |
| E-mail | edp@ced.com.cn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上海市中印刷厂                                                          |
| 开 本    | 890 × 1240mm 1/32                                                |
| 印 张    | 11.375                                                           |
| 字 数    | 236 千字                                                           |
| 版 次    |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
| 印 次    |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180-111-3/I · 015                                       |
| 定 价    | 22.50 元                                                          |

---

版本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总 序

董懿娜

还是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策划要出版这样一套长篇小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午后，所有的作者和出版方在一起讨论的神情。在一件事情仅仅是一个构想的当下，你去遥望那个目标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忐忑不安和恍惚。那个时候，我们谈的都是困难，但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都是有着期待、勇气和信心的。

作为策划这样一套丛书，最大的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于文学的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真诚。这些长篇小说几乎都是这些作者个人生活的“真实和想象的组合”，她们都是女性，年轻、个性、对文学有热情——是一种单纯的新鲜的热望，同时，和同龄的人一样，有着焦虑、困惑，对诱惑和生活的犹豫、试探、投入、受伤或游戏。她们的文字和她们自己的生活是那样明澈，贴得那么近，她们是用她们自己的心和情感来写，这里面含着一份难得的真挚，因为这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体验。就小说的技巧而言，她们许是还远不够成熟，但她们文字间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以及带着自己执拗的判断和方式思考着生活里的种种问题。她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个都市里，是白领一族或是在读的研究生和自由职业者，她们对一切时髦的东西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她们也常常是时尚背景中浓抹重彩的一



## 总 序

笔。所不同的是：她们对文学一直有一份热忱，对文字不仅有熟稔之情，也有强烈地表达的愿望。她们在书写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熟悉的世界的时候显得从容而兴致勃勃。当我们被大量的日剧、韩剧吸引的时候，我们常在想，我们的年轻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们的爱情和失落？她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一切时尚场景的背后的心情？她们依然要经历的成长的困惑和痛苦并为之付出代价。最重要的是——她们的梦想和努力。“纸风船”这样的名字也是她们讨论出来的，“风船”在日语里是气球的意思，那是一种飘浮、轻盈、自由自在的象征；而“纸”是她们的一种坚持，在读图盛行、英特网蔓延的时候，她们坚持着对“写在纸上的字的迷恋”。

她们很年轻，也很时尚，但这不是轻薄或另类的代名词。她们只是想将真实的生活通过自己的思考展示给读者，让你们与她们一起分享种种快乐和忧伤。她们虽然摆脱了她们父辈的生活上的一些困顿，但在个人情感和精神世界中，面临的却是更多的纷扰、选择、诱惑和无所适从。所以，她们代表了一代人的优裕和不易。

她们和他们也许最烦别人把他们简单的归入一种类型，也对那些“感叹”他们是在糖水中长大的这一类说法，不屑一顾，他们对那些离真相太远的评论有些伤心，但她们需要朋友和倾听，她们用小说这样的方式在寻找朋友。当我们读完这样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版的都市剧，它们是城市里的一种声音，也是一出常演常新的生活情感剧。

# 自序

## 草木

早晨八点半,有个人看见我在地铁车厢里站着睡着了,他叫了我一声,然后开始嘲笑我的失态。他是我的同事,我们共事好几年了,他一直以为我的夜生活就是上网聊天、看电视和影碟,因为我总是准点下班,走固定的交通路线。他从没有怀疑过我的睡眠不足可能来自于某种其他的原因,是另一项工作的结果。

整整两个月,为了满足丛书的出版计划,我把作息的切割点向下移到了极限位置,正当我诧异于自己机体所能承受的这种超负荷运作的同时,更逐渐体验到了一种人生被充气的感觉。那是一份非常意外的惊喜,可以看到时间在往长度里拉伸,生活在朝宽度里扩展……我发现,从我电脑屏幕上跳跃出来的人物居然开解了我以前对某些问题的疑惑,他们从我身上裂变出去,跳着舞,转着圈,纵情表演一番之后优化成了相对完美的姿态再度回到我的体内,从此在暗中闪光。

我才明白我本成长于此。我的人生已经不能与写作分离。或者虚构,或者写实,或者小说,或者散文,都不重要,我过去所尝试过的所有题材或形式,都只为了说明我们周遭的是一个多么富饶而神奇的世界,并且因此而深陷其中。所以请容忍我的稚嫩和拙劣的存在,它们一定会从我的文字里跳



## 自序

跃出来，源于我的准备还远远不够。

这部长篇小说本来是游离在我整个的人生设想之外的，它的诞生创造了机缘与潜能二者合一的可能性，意味着任何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的结合都有可能延伸出奇迹。生命的起源、爱情的方式，都是这种奇迹的佐证。这也常常是我书写的主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无处不在……如同这本书之后，我依然每天在地铁里穿行，我看见自己的手指匆匆划过磁卡感应屏，而几小时之前的夜里，它们还飞扬在电脑键盘上……

## 第一章

“是方小姐对吗?”

“是的。您好!”

方文竹坐下来,摆好一个习惯的坐姿,把腰靠在椅背上。

女人被男人抛弃,拎个小包就走,走出门发现百废待新,自己却一无是处。总算讨了个最低级的职位勤勤恳恳干起来,有一天歪打正着做了一笔大生意,从此平步青云昂首阔步。男人或许被新欢所弃,恍然大悟寻回来,女人心已化作蝴蝶,美丽地飞舞起来。希望是这样。

方文竹想想就好笑,故事总是这样编,生活也硬是要不争气地这样发生,却不一定能够这样收场。在石库门的房子里,在全装修的公寓里,二十岁的,或者四十岁的,多少人和多少情节在重复着重复着。还好还好,自己终究是个现代女子,乔仲远也没有新欢,是自己要放弃一切,自己摆开的残局自己收拾。

就是现在。

从“西森商事”会议室里的面试开始。

“那么,方小姐,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简历上面已经写得一清二楚了,还要说些什么呢?可是,好的好的,我现在需要这份工作,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于是方文竹对这个日本人笑了笑,并且清了清喉咙。

“我叫方文竹,二十六岁,之前一直在美资物流公司任





## 第一章

职,从事物流管理工作,对于保税区的物流操作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我听说贵公司因为保税区的贸易量不断上升,所以急需一位专业人员来辅助销售工作,我想我是适合的。”

“既然如此,能否请你告诉我,你是怎样理解贸易与物流的关系的?”日本人便问。

方文竹则答得顺口:“当然可以。贸易不能脱离物流而单独存在。”

“那么,在公司内部,贸易部门与物流部门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方文竹想一想道:“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请问您——”

“我姓藤川。”

“好的,藤川 SAN,请问您穿袜子吗?”

“什么?”藤川皱了皱眉头。

方文竹这才觉得自己的反客为主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这是面试,而非谈判,咄咄逼人的攻击性用在这里恐怕连上帝都会笑起来。

“你是问袜子吗?请直说好了。”

居然跟个日本人谈论袜子,话已至此,说就说吧!

“对不起,这个比喻的确有些怪异,但是我以为,最接近生活的例子,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想您是穿袜子的,如果贸易部门是鞋子,物流部门就是袜子。没有袜子,你仍然可以穿着鞋子走路,但那是暂时的,渐渐地,您的脚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直至磨出泡来。没有人会吝啬到连袜子都不舍得买,与鞋子比起来,袜子不过是一笔很小的开支而已。就是这样。”

日本人藤川直视着方文竹的眼睛,沉默不语。

好不好,终究是个日本人,即便他可以接受方文竹的不



礼貌,但是这样伶牙俐齿跑出来的一通道理,或许已经超越了他的中文理解能力。

冷场半晌。

老板终于开口:“我想你也是穿袜子的吧,鞋子也许不用每天都换,但袜子是要换的,你有一双久穿不脏的袜子吗? 你有信心做到海纳百川万无一失,永远称职吗?”

山外青山楼外楼,用中文跟外国人玩文字游戏,居然也会跌跤。方文竹吃惊不小,然后就气恼了起来,她挺了挺腰,怔怔地望了望天花板,脑子飞快地转啊转。这个日本人来头不小,完了完了,她想。

她总是作茧自缚,总以为主动的攻击才不会有被动的招架,总以为直言不讳才能风调雨顺。她勇敢地放走了乔仲远,放走了好端端的工作,以为只要发一个从头再来的毒誓,命运就会赏她一个美丽的魔术花环,从中变出江山一片。谁知花环里面满是荆棘,久痛未愈新伤再起,苦难言,无处说。

终于只有招架之力:“您所说的袜子是一个巨大的范畴,物流的确也是范围很广的。我想,我不是海纳百川的,我只是有所长于保税区物流,如果您需要的是一位同时精通海上运输、货代体制、仓库实务等诸多环节的综合人才,那么很遗憾,我打扰了您的宝贵时间,您恐怕需要更多的耐心去寻觅。”

说完,方文竹把背一靠,重新回到舒服的姿势,罢了罢了,反正是从头再来,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终归会有开始的地方。

藤川倒是笑了,他西装笔挺,衬衫袖口露出一寸,头发纹丝不乱,典型日本人的精致装扮。

“今天有好几位候选人来面试,我需要研究一下你们各



## 第一章

自的情况,如果你是出色的,我会在两周之内通知你。”他说。

“好的。我明白。”

“那么,最后,你对我们公司或者你应聘的职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的吗?你可以提问。”

关于公司规模、产品类型、福利和人事制度,方文竹原本有很多很多问题,可是她突然觉得希望渺茫,这些恐怕已经毫无意义。不过,总得问一个什么吧。

“如果您不介意,我可否问一个私人问题?您在中国很多年了吗?”

藤川眯起了眼睛:“方小姐,我认为你是在赞美我,谢谢!的确,我的中文比你想象中的好,你要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

“我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语科,后来在北京大学进修两年,我曾经在北京、青岛、武汉和广州做过驻在员,这次到上海,是我第五次被外派,时间是4年。如果有幸与你共事,我想我们不会有任何语言障碍。”

永远不要小看别人,永远不要想当然地去做没有万分把握的事情,方文竹又一次受了这样的教育。

“谢谢你的配合,这里有一张登记表,请填写一下个人资料,写完之后交给接待小姐,然后你就可以走了。”藤川站起来,握了握方文竹的手。

几天以来,已经记不清面试了多少家公司,从文员到主管,从房地产开发商到政府机构,各种适合的和不适合的,方文竹都默默地试验着。这个物流的职位原本让她心跳加速,欢呼雀跃,她以为是几番苦行之后修来的正果,是老天特意留



置出来等候着她的。现在好像又不是了。

这时手机铃响,惊扰了方文竹的心事连篇。

杜薇薇清脆的声音跑出来:“文竹,我已经到了!”

“那么早?”

“没错,到早了,但是快下雨了,你赶紧来吧!”

“我面试呢!还有一个登记表,填完了就来。你等等我。”

姓名、生日、出生地、健康状况、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是什么东西?未婚?已婚?方文竹胸口一闷,放下笔,用手撑起头,呆了半天。

会议室的门自藤川出去就没有关上,望出去,可以看见人来人往,走过一位先生,又走过一位小姐,然后是两人一起走回来,笑声朗朗。

方文竹终于提起笔,小心翼翼地写下“单身”两个字。

果然已经下雨了,还很大。

十月份的瓢泼大雨,是鲜为人见的。

方文竹穿一双黑色麂皮高跟鞋,已经蹉跎在水里。

杜薇薇挑的什么好日子,究竟谁跟老天有仇?定是方文竹自己了。爱人再见了,工作再见了,连太阳都再见了,仿佛全世界都要跟她作对。

一把备用的小阳伞这时候一点儿都起不了作用,在无情而恶毒的风力下东倒西歪着。方文竹恨不得索性把它扔了,任凭风雨蹂躏,从表及里,从肌肤到心灵。仿佛她一贯的人生态度,即是如此。



## 第一章

打车！一定要打辆车！可是现在连这个希望都好像变得奢侈了起来。

启丰大厦大楼底下的出租车停靠站上呈现出人满为患的蓬勃景象。安保已经穿着雨衣出动，四处拦车，嘴里忍不住一再地抖落出抱怨的话。

排队？还是算了，杜薇薇已经等急了。

方文竹于是穿过一条马路，在一个行人较少的角落里停下，开始东张西望地寻找空车，像极了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还是湿漉漉的，犹为可怜。

老天终于起了怜爱之心，居然有辆出租车在这里下客，十米外的咯噔而止，令方文竹顷刻间喜上眉梢，欢快地奔跑过去，顾不得高跟鞋踩进水塘溅了一脚的泥。

拉开后门，坐进去。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前门居然跌进来一个人，已经回过头，做出怒目圆睜状。

“小姐真是手脚利索嘛，不过这辆车是我叫的，麻烦你下去好吗？”

什么？方文竹一听，只觉得磨难无穷无尽，连陌生人都可以欺负弱小女子，顿时怒火中烧。

“这位先生，比跑步，我比不过你。比拳击，我更比不过你。你若要赶我下去，我没有招架之力，我手无寸铁，除了阳伞一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西装革履，看来受过高等教育，谋职良好，这种话都听不懂？”



“从未跟你这种人打过交道，自然听不懂，请指教。”

火山爆发之际，司机突然插话进来：“这里不能久停。”

“司机先生，你说说看，这车是我叫的吧！”陌生人把脑袋转向了司机。

方文竹也不甘示弱：“师傅，你凭良心说话！”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在这里下客的嘛！哎哎，你们都要去哪里啦？”

“雁荡路。”方文竹抢先说。

“陆家嘴。”那人没好气。

“顺路的，顺路的。这样好吗？先到雁荡路，再去陆家嘴，怎么样？”司机高兴起来。

“小姐，也许我孤陋寡闻，但是恰好还懂得一点怜香惜玉，我带你好了。”陌生人于是坐直身子，嘱咐司机可以开车了，意为停战。

方文竹依然气极，在她听来，这仍旧是讽刺。真正懂得怜香惜玉，就根本不会坐进来，还叫人人家下去。真正懂得怜香惜玉的男人已经是这世界里的稀有动物了，女人都是自力更生，每天跟块头很大的男人一起挤公共汽车，挤到汗流浹背，最亲近的他却不见踪影，吵完架没有鲜花和玫瑰来哄，自己把泪擦干，拎起包走人。

佯装好心？自以为大度？一个顺风车就能让人感激得热泪盈眶？免了吧！

“谢谢了，车钿我自己付。”

生活就将要这样开始，没有人再可以依靠，没有爱情再可以等待和享有，从头开始就意味着独自喝彩，所有应该的和不应该的，所有有理的和无理的，所有伤心的和愉快的，全部都



## 第一章

只有自己照单全收，没有讨价还价。

方文竹因而为自己的不卑不亢而高兴，觉得异常过瘾。

下车的时候已经雨过天晴，天底下的误会总是如此之多。

“你瘦了嘛！”杜薇薇叹道。

“是啊，得来全不费工夫。”方文竹无奈地笑了笑，“我们有多久没见了？一年？两年？”

“哪有？上次同学聚会不是见过？”

“聚会？噢！我记得那次，不过我没去。”

乔仲远的父亲突然头晕呕吐，急送医院。方文竹在赴聚会途中接到电话，乔父刚被诊断为脑瘤，病危通知已经开出。

她风驰电掣一般赶到医院，一句“仲远，我来了。”让乔仲远落下泪来。

父母早年离异，母亲再婚，乔仲远自小跟父亲生活，但是父子关系并不融洽。乔父工作辛苦，仿佛失意人都埋没于劳作，而对仲远关心不多，近乎吝啬。

他几乎是独自在成长，没有得到过多关爱的一个孩子，反倒学业突出，一路顺风，好像要给自己争一口气似的。

也同父亲争执和冲突，两人都是内敛之人，既含蓄无言，又耿直得一塌糊涂，爆发时候就是甩门而走，久久不归。

方文竹听过乔仲远叹息父母不和、家无温馨，不想他却对父亲病重如此失态，心里立刻升起些许母性的怜爱。她想他应是对爱渴望得太多太久，突然之间连希望都不再有，心里恐慌失落，悲从中来。

乔父后来被施手术。他其实并不年迈，走路箭步如飞，上楼梯不喘气，还是单位的顶梁人，却被一击就中。脑部手术，



头发被剃,纱布包好,活生生一个人突然就落入了白色的恐怖之中。乔仲远当时看着手术之后的父亲,对方文竹唏嘘:“人生何苦来的,受尽折磨,还是一无所获地离开。”

乔父昏睡三周,偶尔清醒,但已不能认人。第二次病危通知在意料之中。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乔仲远从此独自一人。

方文竹那时在心里起誓,仲远这个男人,她要善待。她一度以为,他们会是永远。

“是了是了,你好像是没去,”杜薇薇说,“这样算来,的确有一两年没见了。”

杜薇薇一身轻装,肩头上三条杠的外套使她看起来只有学生岁数。

“你还跟以前一样。”方文竹赞叹。

“怎么会?谁不一天天老。”

“你看不出。”

“或许是因为我又将开始学生生涯了。”

“几时走?”方文竹便问道。

“下周。”

“那么急?”

“是啊,德国十月开学,我已经迟了。”

读书时候,杜薇薇就一门心思地考过 TOEFL,美国梦一直在她心里不曾散去,只是几番努力几场空。默默与大家一起毕业、求职,机遇还算不错,在德国人的公司里做船务管理,熟能生巧起来。

“文竹,你说人生的误会为什么如此之多?”





## 第一章

方文竹一惊，她奇怪杜薇薇竟也有类似的感慨：“怎么说？”

“以前千方百计地办美国，屡战屡败，心力交瘁。却从没想过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错了，那时你的确没有他路可走。就是因为去不了美国，你才开始工作，是这个德国公司让你有了新的计划。”

“也是，当初中介看了我的材料就说我很容易办，有德语基础，不用伪造学时，还有德资企业的工作经历，显然比别人高了一等。”

“都是命定的，老天没有欠你。”

“可是已经浪费了那么多年，文竹，我已经二十六了，还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

“我也是。”

“听说读个学位差不多需要 5 至 7 年，有人甚至读了 10 年，即便读完了，将来是什么样子，仍旧看不见。”

“薇薇，那是你的梦啊，别这样颓废。”

服务生送上咖啡。

工作日的下午，十月的阳光下，门庭里少有喧嚣，两位女孩倚在窗前窃窃私语，一个穿运动外套，头发束成马尾，另一个略施粉黛，脖子上有精致的银链。透过玻璃窗，路人可以看见城市的一番风情，却无人知晓，再卓越的女子，也有无穷无尽的伤心事。

“还是 Espresso？”杜薇薇望着方文竹的杯子说，“日复一日，滴水都能穿石了，你倒还是不变的。”

“每个人都有不变的习惯，其实大多出于怀念。”

“文竹，这些天我常常想起以前和你们一起时候的学生